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4.06.001

[主持人语]罗鹿鸣,1963年生于湖南祁东县,1984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前往青海支边十余年,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任高级经济师、企业文化管理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金融作家协会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德市诗歌协会主席、《桃花源诗季》主编,出版了《屋顶上的红月亮》《一江诗情入洞庭》等4部诗集以及6部其他文学作品集,获中央和省级以上诗歌创作奖12次。作为湖南1960年代诗歌创作群中的重要成员,罗鹿鸣的诗歌创作意象清新,想象独特,在省内外诗歌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罗鹿鸣诗歌创作研究专辑,特约请罗鹿鸣先生以及一直关注他的诗歌创作并与之有过较深交情的燎原、李南、肖学周、聂茂等四位诗评家和学者撰文,从不同侧面对其诗歌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深化罗鹿鸣诗歌创作的研究,彰显湖南诗歌创作在与时俱进的宏大背景和湖湘文化的浸淫下“不一样的风景”。(主持人为中南大学文学院聂茂教授)

带着诗歌支边与带着诗歌返乡

罗鹿鸣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与诗歌相识、相知、相爱,无论是支边,还是返乡,罗鹿鸣都心存感激,诗歌恰如他生命的火焰与春天,给他信心和力量。罗鹿鸣的诗歌创作在经历了活跃期、沉静期、回归期和专注期之后,他生活的积淀更加丰富,表现手法更加成熟,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关键词]罗鹿鸣;诗歌创作;支边;返乡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001-03

Supporting the Border Areas with Poetry and Returning to Hometown with Poetry

LUO Luming

(Hunan Branch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quaintance, knowledge and love of poetry, Luo Luming felt very grateful both in supporting the border areas and returning to his hometown. Just like the flame and spring of his life, poetry gave him confidence and strength. Having experienced the active period, quiet period, regression period and concentration period of his poetry creation, Luo Luming's accumulation of life more abundant, and his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is more matur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golden period of his poetry creation is coming.

Key words: Luo Luming; poetry creation; supporting the border areas; returning to hometown

8月初的一天,聂茂打来电话,嘱我写一点自己与诗歌相关的文字,包括诗歌创作、作品影响以及如何与诗歌结缘等等,老实说,对于此类问题,我

遇到过多回,但都没有好好作答。2011年,我被《诗刊》推选为第三届“青春回眸”诗人,选了我的代表作《土伯特人》,以及一个组诗,责任编辑叮嘱我要配发一篇与诗歌相关的文章,我感觉很为难,折磨好些天,最终惴惴不安地交了稿。文章发表

收稿日期:2014-05-23

作者简介:罗鹿鸣(1963-),男,湖南祁东人,建行湖南省分行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诗歌、摄影等艺术创作。

后,我看到同期诗歌名家韩作荣、傅天琳、马新朝、田禾等人的同栏文章,不禁汗颜。自此,接到要写这类文章的任务,心里就发怵,并尽力谢绝。

但聂茂布置的这个作业,让我无法谢绝。因为他曾对我的作品进行过三次评论,先后发表在《文艺报》《理论与创作》等报刊上,对我的生活经历和诗歌创作非常熟悉。因此,对于这个作业,我写得好,他会点个赞;写得不好,他也理解我的笔拙。基于这种考虑,我这个在20年前就完成电脑换笔革命的写作者,终于坦然地坐到书桌前,用文字的温度计来测量一下对诗歌热爱的热度,用回忆的尺子来丈量我30多年的诗歌历程。

二

我与诗歌相识、相知、相爱,经过了我人生的大半辈子,今天蓦然回首,才发现让我心存感激的诗歌,恰是我生命的火焰与春天,温暖了我的心怀,展开了我生活的时空。

我上世纪60年代生长在湘南丘陵中的一个村庄。我的文学起蒙与诗歌启蒙有关,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父亲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在我记事的时候,便自己写字,给我作帖,让我练习书法。父亲给我的蒙贴,都是旧体诗词,我印象较深的有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龚自珍的名诗,而岳飞的《满江红》,也是我抹之不去的词帖。每到年关,父亲义务给村里乡邻乡亲写对联,大年三十下午,在年夜饭之前,对联全部贴出来,我便挨家挨户去读,去观赏,无形之中,受到了传统格律与诗词、联句的影响,我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诗歌的熏陶。

在常宁一中读高中时,我开始写起旧体诗来,写了满满的一笔记本,写诗明志、讽刺甚至骂人,对看不上眼的同学和事情,可以用诗词嘲讽一番,明喻或暗喻,不至于太露骨、太伤人。没想到正合了唐朝诗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第十一:含蓄,领略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妙。

自己从事新诗创作,可以说是淘汰法则运用的结果。我读大学时,本来考了本科最高分,结果却落到了一个专科学校衡阳师专,大学专业学的是历史,而真正“毕业”的则是文学。

1983年8月,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利用暑假去接在西安探亲的母亲。在从西安返回衡阳的火车上,即兴写下了一首诗:“在那蓝色的早晨,/我们走

在田埂。/脚踏坚实的土地,/肩挑鲜嫩的秧苗……”这首现在看来十分稚嫩的诗,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9月份,这首《在那蓝色的早晨》在《安徽青年报》上刊出,这是我发表的诗歌处女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诗作变成了铅字,成就感与幸福感油然而生。大学毕业这一年,我的作品陆续在《绿洲》《飞天》等报刊亮相,那滋味比起我后来在《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发表诗作,还浓酽香醇得许多。

三

我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四个时期:活跃期、沉静期、回归期、专注期。在这里,重点回顾这四个时期的创作。

1. 诗歌创作活跃期(1983—1990年)。大学毕业,我支边到青海,来到了诗人海子“雨水中荒凉的城”当中学教师的德令哈,写下了大量诗歌。“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随着高原风的磨砺,他的笛声已淘尽了稚气,代之的是高原风的雄浑戈壁月的冷峻。”这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诗人郑欣淼在《文艺报》上对本人的评语。德令哈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镇,是高原戈壁的绿洲。有一段时间,每至黄昏,晚霞似锦,走在箭一样立着的白杨林中间,走在低调缠绵的红柳丛中,可以听到脚下的落叶发出诗歌的节奏来。还有春雪融融,夏雪突至,冬雪凛然,都能开出诗歌的芽、茎,伸展诗歌的空间。著名诗评家燎原曾说:“‘我将以渺小的亮度/预告大西北日出般的壮美’。这似乎可以看做站在西部门槛上的罗鹿鸣,将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旅程预先投入西部大时空时所做出的感激和诗意幻想。”(燎原《通向高处的人生》)。

这一阶段,我受泰戈尔影响,一口气写作了散文诗《爱的花絮》70章,献给我的至爱白秀琴女士。这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在未出版前,已有少量打印本在社会上传播,还被一些中学生、大学生传抄,甚至被他们摘抄在自己的情书之中。《爱的花絮》出版后,5月份第一版发行了3000册,数月即售罄。10月份第二版,印4000册,也在开春之后畅销殆尽。该书编辑韩新东撰文评价:“鹿鸣的诗写得非常自然、清纯,透出一种来自生活的美丽。”

2. 诗歌创作沉静期(1991—2006年)。我从青海调回湖南之后,诗歌的热情慢慢冷却下来,这跟我的经历、年龄、心态都有极大关系。写诗的心境

破碎不堪,从青藏高原,到华北平原,再回到江南水乡,不但没有给我带来诗的新鲜感,反而使我的诗感一路丢失、疏离。当然,我也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不求发表,只求自慰;不求数量,只求质量,让诗歌从暗处游出来。这一阶段的诗歌,较之以往,仍走在传统的创作道路上,离罗曼·罗兰“简洁,单纯,明白,荷马艺术的要素”尚有距离,但思想的份量明显加重了,诗作的厚度、深度、质感也更增强了。这些诗作,绝大多数结集在新的诗集《屋顶上的红月亮》之中,诗集出版后,反响较好。

3. 诗歌创作回归期(2007—2012年)。本世纪初,中国诗坛曾经出现回归潮,一大批昔日的诗人,在停笔一、二十年后,重新放开了歌喉,我也被称为“归来者诗人”。

这次回归跟诗人匡国泰有关。国泰是著名诗人,他在《文学界》杂志开设了一个“诗人与故乡”栏目,把我作为第二期的人选。此期诗歌与图片在《文学界》2007年第9期发表,受到好评。没想到的是,为此诗与图所配文章《有关故乡的若干词条》,竟被当年12月号《读者》与《中外文摘》转载,一时好评如潮。图片与诗都仍在沉寂中,而配文却插翅远飞了。见证这一过程的匡国泰先生写道:“一个诗人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诗人,正如天上的月亮,也只在偶尔的夜晚,才是红月亮。”自此,我沉积在心中十几年的诗情,再次喷涌而出。

我写了大量乡村题材的诗歌,这类诗,透彻着自然清音,回旋着心灵况味,反映出人生的诗化境界,既承传了我在青藏高原时的怀乡之作的余韵,又作了发扬光大。同时,因为爱上了摄影,并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许多摄影的元素也融入到诗歌中来:“短镜头再短/故乡的风景无边/即便是一朵野花/也能开满底片/长镜头再长/村庄的那头/还是故乡”(《给故乡拍照》),故乡的池塘、老屋、草帽、鱼、莲、谷穗、水田、田埂、路、小溪、土地皆入诗入画而来,掀起了我创作中一个小高潮。诗评家夏义生指出:“鹿鸣的诗紧贴大地,常常散发出泥土的芬芳;他的诗关切现实,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发现和艺术创造。”这期间的作品,大部分都收入到了《一江诗情入洞庭》诗集之中。评论家程一身教授对此评论道:“诗人以对故乡的情与恋(时间)包蕴了故乡的土与人(空间)。在这种置实于虚、以虚驭实的结构里,故乡已经被有效地扩展,并获得了某种形而上的内涵。”

4. 诗歌创作专注明(2013年至今)。去年以来,我的诗歌创作带有了明显的创作诉求,力求超越自我,有意识增加了一些自我物化、陌生化、隐喻化的创作方法,加强诗歌的弹性与张力,增加灵性与质感,这与我的工作变动和诗歌感悟有关。2013年4月初,我从一个核心业务部门调整到了一个专业性较强、相对单纯、轻松的部门,业务上发展与管理的压力一下子搬走了,那种如释重负的心理感觉,带来的是宽裕的读书与学习时间,带来的是沉淀诗情的迸发,带来的是内心的自由与解放。

屈指算来,16个月的时间,我潜心阅读了大量中西方优秀诗人的作品:中国的《昌耀诗文总集》《海子诗全集》《北岛诗歌集》,还有我一批诗友的作品,外国的黑塞、洛尔迦、里尔克、策兰、狄兰·托马斯、卡扎菲斯、辛波斯卡、兰波、特兰斯特罗默、叶芝、帕斯、曼德尔施塔姆、阿波利奈尔、阿赫玛托娃等也扩展了我的视界,我写了300多首诗作,这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读书最多、写作最多、写诗最多的黄金阶段。

青藏高原既是我曾经的一个过去式,也是仍然令我向往并不断重游的现在式。而我这一年多的诗歌,主要围绕青藏高原的两大主题进行的。一个是青海湖,我要专门为青海湖创作一部诗集,名字都起好了,就叫《围绕青海湖》,如今,近100首诗作已经改定,全书也终于成型,可望年底出版发行了。另一个主题就是藏地诗篇,诗配图,而“一幅画,如果超越了绘画语言,就成其为诗”(帕斯语),我想摄影作品也是如此。我拟专门出一本《藏地诗画》,规划为100幅精美的、具有诗歌语质的摄影作品,再配100首诗歌,现在已写完20多首。“今天,大天鹅/我却要向你卑躬屈膝/把崇高的颂歌献给你们/你曾被阿谀的歌颂/捧得云里雾里,但你很快就从高处/找回了清流的位置,你在/青海湖的镜子里自知与觉悟”(《大天鹅》)。这应该算做自我写照吧。

从带着诗歌去支边到带着诗歌返乡,一路走来,冷暖自知。但诗歌,始终是我的光明所在,是我的力量源泉。为此,我深深感恩,我要永远爱下去。站在新的认识和起跑线上,我对未来的诗歌创作,充满果实般殷切的期望。

责任编辑:黄声波